

Old Goriot
Eugenie Grandet



(法)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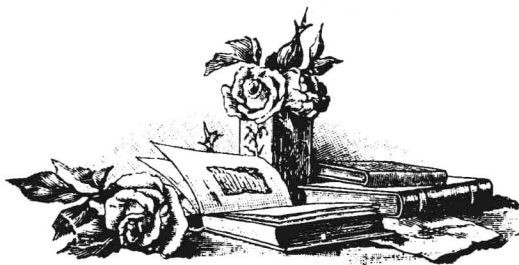
高老头
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 欧也妮·格朗台

[法]巴尔扎克
黎明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著;黎明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0.1

ISBN 7-80639-288-2

I. 高… II. ①巴… ②黎…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969 号

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

作者/(法)巴尔扎克

译者/黎明

责编/梁伟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38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88-2/I·79

定价/1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1章

伏盖太太的娘家姓龚弗冷，是一位老女人，40年以来她一直在巴黎开一所兼包饭店的公寓，公寓坐落于拉丁区和圣·玛梭城关之间的圣·日内维新街。伏盖家的这所公寓，任何人都接待，从来没招过什么闲言碎语。然而30年间却不曾有姑娘们寄宿过，而且只有家里给的生活费少得可怜，一个青年男子才会住到这儿。虽然如此，1819年这出悲剧开场的时候，公寓里的确住着一位可怜的少女。

尽管悲剧这个字眼近来被多愁善感与讴歌痛苦的文学用得那么泛滥与牵强，以致无人相信；这儿可是不得不用。并非是在真正字义上说，这个故事有多大戏剧意味；但我这部书完成之后，京城内外或许有人会掉几滴眼泪。出了巴黎是否还有人读得懂这部作品，恐怕大成问题；书中有不少考证与本地风光，只有住在蒙玛脱岗与蒙罗越高地中间的人可以领会。这个著名的盆地，墙上的石灰随时都会落下，阴沟内全是黑乎乎的泥浆；到处是真苦难，假欢喜，而且总是那么忙乱，不知要多么重大的事故才能在那儿轰动一下。可是也有些微微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块因而变得伟大神圣，使非常自私的人也要定定神，生出一丝同情心；可是他们的感触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就好像一只被一口吞吃的甜美的果子。文明如一辆大车，与印度的神车一样，碰到一颗比较不容易破碎的心，稍稍耽搁一下，马上把它压碎了，随即昂首阔步地前进。大概你们读者也是如此：雪白的手捧了这本书，埋在温暖的安乐椅里，想道：或许这部小说能够让我打发时光。读完了高老头隐私以后，你依然胃口很好地用晚餐，把你的无动于衷推卸给作者，认为作者过分夸张。哪知道这个悲剧不是故事，也不是小说，一切都是



客观的,真实到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身上或心里发现。

公寓的房子是伏盖太太的产业,位于圣·日内维新街的下段,就是地面从一个斜坡向每箭街低下去的所在。坡度很陡,而且崎岖不平,马匹很少上下,所以挤在慈谷军医院与先贤祠间的那些小街道非常清静。两座大建筑笼罩下的黄的色调改变了周围的气氛。穹窿阴沉古板,使一切黯然无光。街面上石板干燥,阴沟内没有污泥与水,野草顺着墙根往上长。一到这个地方,连最没心事的人也会变得闷闷不乐。一辆车子的声音在这儿是件大事。屋子死气沉沉,墙垣全带着几分牢狱气息。一个迷路的巴黎人在这一带只看见公寓或私墅,苦难或烦恼,等死的老人或想作乐却不得不用功的青年。巴黎城中找不出更加丑恶、不为人知的街区了。尤其是圣·日内维新街,仿佛一个古铜框子,跟这个故事再合适不过。为使读者了解起见,尽量用灰黑的色调和沉重的描写并不过分,正如游客参观初期基督徒墓窟的时候,走下一级级的台梯,到底哪一个看上去更可怕?

公寓的侧面邻着街,前面靠小花园,房子跟圣·日内维新街形成直角。房子正面和小园之间有条中间略凹的小石子路,大约宽两米;前面有一条平行的砂石铺的小路,两边有风蓍草,夹竹桃和石榴树,种在蓝白的大陶盆内。小路靠街一头有一扇小门,上面钉一块招牌,写着:伏盖宿舍。下面还有一行:本店兼营客饭,不论男女,敬请惠顾。

临街的栅栏门上装着一个刺耳的门铃。白天你从栅栏门上看,可以看到小路另一头的墙上画着一个仿青色大理石的神龛,或许出自街区一位画家的手笔。神龛内画着一个爱神像:浑身斑驳的釉彩,鉴赏家或许会认做爱情病的标记,那是在邻近的街坊上即可医治的。神像座子上的铭文已模糊不清,使人想起雕像的年代——伏尔德在1777年回到巴黎倍受欢迎的年代。那两句铭文是:

无论你是谁,她总是你的师傅,现在是,过去是,将来也可能是。

天快黑时,栅栏门换上了板门。小园的宽度正好是正墙的长度。园子两旁,一边是临街的墙,另一边是与邻居分界的墙;大片的长春藤把那道界墙全部遮盖了。这在巴黎城中也算是一景,惹人注目。各处墙上都钉着果树与葡萄藤,小而密集的果实成为伏盖太太年年忧虑的事情,也是她与房客们的话题。顺着侧面的两堵墙各有一条狭小的走道,走道尽处是一片菩提树荫。尽管伏盖太太出生龚弗冷,菩提树三字老是念成别的音,房客们再三从文法上加以纠正也白搭。两条走道中间,一大块方地上种着朝鲜蓟,左右种着被修成圆锥形的果树,四面又围着些菌筐、早芹和酸菜。菩提树荫下有一张油漆成绿色的圆桌,四周放几条凳子。在热得能孵化鸡子的大暑天,有钱喝得上咖啡的顾客,在这儿品尝咖啡。

四层楼外带阁楼的房子用粗沙石建成,刷的那种黄颜色几乎使巴黎所有的房子令人作呕。每层楼上都开着五扇窗子,全是小块的玻璃;细木条的遮阳撑得高高低低,杂乱无章。房子侧面有两扇窗,楼下的两扇安装着铁栅和铁丝网。正房之后有个大院,宽约20尺,那些猪呀,鸭呀,兔子呀,和和美美地生活在一块儿;院子里有用来堆木柴的棚子。棚子与厨房的后窗中间挂一只凉棚,下面淌着从洗碗池流出来的污水。邻着圣·日内维新街有扇小门,厨娘为了防止瘟疫必须冲洗院子的时候,就把垃圾从这扇门里扫到街上。

房屋的格局本来打算开公寓的。底层的第一间装有两扇临街的窗子为了吸收光线,通向园子的是一扇落地长窗。客厅的一侧通向饭厅,饭厅和厨房中间有个楼梯道,楼梯的阶梯是由木板和擦得亮灿灿的彩色地砖拼成的。举目望去,客室的景象更加萧条了:几张沙发和椅子上面包的马鬃布,满是一条条忽暗忽亮的纹缕。正中间放一张黑底白纹的云石面圆桌,桌上摆着一套白磁小酒杯,



金线已剥落一大半,这样的酒杯现在还随处可见。这间房子的地板很差,四周的护壁板才有半人高,其余的部分糊着上油的花纸,上面画着《丹兰玛葛》主要的几幕,那些有名的人物都着上颜色。两扇带有铁丝网的窗子之间的壁上,画着加理泼梭款待于理斯的儿子的盛宴。40年以来这幅画时常引起年轻房客的嘲讽,将他们因贫穷而不得不将就的饭食取笑一番,显示出自己的身份比处境高出很多。石砌的壁炉架上,有两瓶藏在玻璃罩下的旧纸花,中间放了一座非常俗气的半蓝不蓝的云石摆钟。壁炉内部非常清洁,可见除了重大事故,难得使用。

这间房子里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怪味,该叫“公寓味”吧。那是一种闭塞的、霉烂的、酸腐的气味,使人发冷,闻起来又潮腻腻的,直往衣服里钻;那是刚吃过饭的饭厅里的气味,酒菜以及碗盏的气味,救济院的气味。所有的房客特有的气味,与他们伤风的气味混合成了令人作呕的味道,若加以分析,这种味道就不难形容了。话说回来,这间寝室虽然使你恶心,与隔壁的饭厅相比,你还觉得寝室倒有点体面,芬芳,犹如贵妇人的小客厅那样。

饭厅全都装着护壁板,油漆的颜色已经无法分辨,只有一块块油迹画出奇形怪状的图案。几只黏手的食器柜上摆着破裂的水瓶,雕刻花纹的金属垫子,很多都奈窑的蓝边厚瓷盆。在屋角放着一只小橱,有许多标着号码的格子,里面存放寄膳客人满是污迹和酒痕的餐巾。在此有的是用不着的家具,没处安插才扔在这儿,与那些文明的残骸丢弃在痼疾救济院里一样。你能看到一个晴雨表,下雨的时候会有一个教士出现;还有些令人恶心的版画,配着黑漆描金的框子;一口镶铜的贝壳座钟;一只绿色火炉;几盏布满灰土与油的接灯;一张铺着漆布的长桌,上面油腻的厚度,足够爱淘气的医院实习生用手指在上面写名字;几张残缺不全的椅子;几块可怜巴巴的小脚毯,草辫似散非散;还有些破破烂烂的脚炉,洞眼碎裂,铰链零落,木座子已烤得黑乎乎了。这些家具陈旧、碎裂、

霉烂、虫蛀，老弱伤残，奄奄一息，若详细描写，势必长篇累牍，有碍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恐怕性急的人不能原谅。

红色的地砖因擦洗和着色过多，到处坑坑洼洼的。总而言之，这儿是一片毫无诗意的贫穷，是那种锱铢必较的、浓缩的、千疮百孔的贫穷；虽然还没有泥浆，但已污迹斑斑；即使没有破洞，不会褴褛，也快要崩溃腐朽，变成垃圾。

这间房子最热闹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前后，伏盖太太的猫赶在主人之前，抢先出现，它跳到食器柜上，把好几罐盖着碟子的牛奶闻嗅一番，呼啊呼啊，开始做它的早课。不久寡妇出现在房间里，网纱做的便帽下面，露出一圈没有戴好的假头发，懒洋洋的趿着愁眉苦脸的软鞋。憔悴多肉的脸，正中隆起一只鹰钩鼻，浑圆的小手，像教堂的耗子般胖胖的身材，膨松饱满的面颊，颠耸耸的乳房，所有都和这寒酸气十足而暗里蹲着冒险家的饭厅和拍。她嗅着室内热烘烘的臭气，一点也不觉得恶心。她的面容似秋季初霜一样新鲜，周围布满皱纹，表情可以从像舞女那样的满面笑容，一跃而变为像债主那样的竖眉瞪眼。总之，她整个人是公寓的化身，公寓是她的注脚。监狱里少不了牢头禁卒，你想象中决不能有此无彼。这个小女人没有血色的肥胖，便是这种生活的产物，就好像染病是医院气息的后果。罩裙的底下露出毛线结成的衬裙，罩裙又是用旧衣衫改制的，棉絮从裂缝中钻出来；这些衣衫又是客室、饭厅与小园的缩影，也同时泄露了厨房的内容和房客的流品。她在场时，这种场面也就齐全了。50岁上下的伏盖太太和一切经过忧患的女人相同。无神的眼睛，假惺惺的神气似一个会装怒、来敲竹杠的媒婆，而且她存心不择手段讨便宜，若世界上还有什么乔治或毕希葛吕能出卖，她是一定要出卖的。房客们却说她其实是个好人，他们也听见她和他们一样咳嗽，唉哼，便相信她也是个穷光蛋。伏盖先生起初是怎么样的人，她从未谈起。他是怎么破产的？她说是遭了恶运。他对她不好，仅仅留给她一双眼睛好落眼泪，和这所房



子好生活,并且给了她不必同情任何不幸人的权利,这是因为她说了她什么苦难都受尽了。

一听到女主人急促的脚步声,胖子厨娘希尔维赶忙打点房客们的中饭。一般寄饭客人单订晚餐,每月花上 30 法郎。

这个故事开始时,寄宿的房客共有七位。二层楼上是全房最好的两套房间,伏盖太太住小的一套,另一套住着古的太太,她去世的丈夫在共和政府时代做过军需官。和她同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少女——维多莉·泰伊番小姐,把古的太太看做母亲一般。这两位女客的膳宿费用每年付 1800 法郎。三层楼上的两套房间里,分别住着一个姓彼阿莱的老年人,和一个年纪 40 左右,戴假发,鬓脚染黑的男子,自称是退休的商人,叫伏脱冷先生。四层楼上有四个房间:老姑娘弥旭诺小姐住了一间;以前做粗细面条和淀粉买卖,大家称他高老头的,住了另外的一间;另外两间是给“候鸟”预备的,像高老头和弥旭诺小姐一般、只能付 45 法郎一月膳宿费的穷学生,除非伏盖太太没有办法,才乐意招留这种人,因他们面包吃得太多。

那时,两个房间其中的一个,住着一位从安古兰末乡下来到巴黎读法律的青年——欧也纳·德·拉斯蒂涅。他家人口众多,为了每年给他 1200 法郎汇款,全家省吃俭用。他是那种因家境贫寒而只得埋头苦读的青年,从小就深知父母的期望,自己在那里梦想锦绣的前程,思虑学业的影响,选学科迎合社会未来的动向,以便捷足先登,谋利于社会。没问题,这点真实性完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假如他没有独特的观察能力,他没有在巴黎交际场中无孔不入的本领,我们这个故事就要缺少真实的色彩;没问题,这点真实性全部要归功于他敏锐的头脑,归功于他有种欲望,想探索一桩惨事的内幕;而这件惨事是制造的人与身受的人一致讳莫如深的。

四层楼的顶上,有一间用来晾衣服的阁楼,还有做粗活的男仆

克利斯朵夫与胖子厨娘希尔维的两间卧房。

除了七位寄宿的房客，伏盖太太旺季淡季统统算上共有八位法科或医科的大学生和两三位住在附近的熟客，包一顿晚饭。可以容纳一二十人的饭厅，晚餐时坐到18个人；中饭仅有七位房客，团团一桌的情景颇有家庭气氛。每位房客趿着软鞋下楼，对包饭人的衣着神气，隔夜的故事，都要津津有味地谈论一番。这七位房客好像伏盖太太特别宠爱的孩子，她依照膳宿费的数目，对客人定下照顾和尊敬的分寸，如天文家一般不爽毫厘。这些萍水相逢的人心里都怀着同样的打算。三层楼的两位房客才付72法郎一月。如此便宜的价钱（只有古的太太的房饭钱是例外），也只能在圣·玛赛城关，在产科医院和流民习艺所中间的那些地段才能找到。这一点，足以证明那些房客或明或暗全受着贫穷的逼迫，因此这座房子内部的寒酸相，在房客们破烂的衣着上显露。男人们穿着叫不出颜色的大褂，似高等住宅区丢在街头巷尾的靴子，衣领磨破的衬衫，名不符实的衣服。女人们穿着黯淡陈旧，染过而又褪色的服装；戴着补过的旧花边，使得发亮的手套，总是暗黄色的领围，已经磨得有点透明的围巾。衣服虽然这样，但差不多个个生得很结实，都已在生活的大风浪里经受过考验；冰冷硬巴的脸，好像用旧而不再继续流通的银币一样模糊；干瘪的嘴巴配着一口尖利的牙齿。你看见他们能体会到那些已经上演过的和正在上演的戏剧——不是在脚灯和布景面前上演的，而是一出出活生生的、无声的现实生活戏剧，一出出催人泪下的冷酷无情的戏剧、连续剧。

老姑娘弥旭诺，疲倦的眼睛上面套着一个油腻的绿绸眼罩，扣在脑袋上的铜丝真能够把慈悲女神吓一大跳。只剩一把骨头的身体，穗子零零落落似眼泪一般的披肩，犹如披在一副枯骨上面。起初她一定也漂亮过，现在怎么会形销骨立呢？因为荒唐胡闹吗？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是过分的贪心吗？是不是太多的谈情说爱？有没有做过花粉生意？还是仅仅是个娼妓？是否因为年轻时骄奢



过度，而老年时受到路人侧目的报应？惨白的眼睛让人发冷，一张枯萎的脸使人毛骨悚然。尖利的说话声好似丛林中冬天将至的蝉鸣。她自称曾服侍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儿女们认为没有钱而抛弃。老人给她 1000 法郎的终身年金，到现在他的承继人时常因此跟她争执，恶意伤害她。虽然她的面貌被情欲摧残得非常厉害，肌肤之间却还有些白皙与细腻的痕迹，让人觉得，她的身子多少还残留了一些动人之处。

波阿莱先生几乎是架机器。当他走在植物园的小道上时，像一个灰色的幽灵：戴着软绵绵的旧鸭舌帽，无力地抓着一根手杖，象牙球柄早已发黄了；褪色的大褂遮不住空荡荡的扎脚裤，衣服在那里胡乱扯着；套上蓝袜子，两条腿摇摇晃晃就如同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上身露出胸脯的白背心，粗纱颈围枯草似，同绕在火鸡脖子上很别扭的领带，乱糟糟的扭在一起。瞧他那副模样，大家都在心里嘀咕，这个幽灵是否跟在意大利大街上溜达的哥儿们同样属于泼辣放肆的白种民族？是什么工作使他这样干瘪瘦小的？什么欲望把他长满小球刺儿的脸弄成了黑沉沉的猪肝色？这张脸画成漫画，简直不像是真人。以前他是干什么的？没准做过司法部的职员，曾经手过刽子手们送来的账单——执行逆伦犯所用的蒙面黑纱，刑台下铺的糠，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等诸如此类的账单。也可能他做过屠宰场的收款员，或者当过卫生部门的副检查官吧。总之，这家伙好像社会大磨坊里的一匹驴子，做了奴隶而从不知道牵线的是谁，又好像公众的灾殃或丑事的轴心；总之，我们见了这样的人时常会说：“不过生活也少不了他们啊。”这些被精神的肉体的痛苦折磨得僵死的脸相，巴黎的上流人物是不知道的。巴黎真是一片海洋，即使丢下探海锤也无法测量这海洋的深度。无论花多少心血去里面去寻找去描写，不管海洋的探险家是如何众多如何热心，都能随时找到一片处女地，发现一个新的洞穴，或是几束鲜花，几颗明珠，一些妖魔鬼怪，一些为文学上的探索者所忽略的，

不可思议的东西。伏盖公寓就是这些奇怪的魔窟中的一个。

其中有两张脸和多数房客和包饭的主顾形成鲜明的对比。维多莉·泰伊番小姐面色苍白,带些病态,像害干血癆的姑娘;经常的郁闷,局促的态度以及寒酸、娇弱的外貌,使她脱不了这幅画面的主要色调——痛苦;虽说如此,她的脸也不显老,她的动作和声音也仍然是轻快的。这个不幸的青年人好像一株刚刚移植的灌木,只是由于水土不服而叶子萎黄了。黄中带红的脸色,灰黄的头发,太纤瘦的腰身,很有近代诗人在中世纪小雕像上发现的那种妩媚。灰中带黑的眼睛显出她是有基督徒式的温柔与隐忍。她的服饰朴素而廉价,显出年轻的体态,她以和谐匀称取胜。只要心情愉快,她也非常动人;女人要有幸福才有美感,正如穿扮齐整才显得俊俏。若是舞会的欢情能把这张苍白的脸染上一些粉红的色调,若是考究的生活使这对已微微低陷的面颊重新丰满泛起红晕,假如爱情使这双忧郁的眼睛再重新流光溢彩的话,维多莉也许可以与最美的少女比高下的。她只不过缺少能使女人返老还童的东西罢了:衣衫和情书。她的故事足可以写一本书。她的父亲自以为他有不认亲生女儿的理由,不把她留在身边,每年只给 600 法郎,又改变他财产的性质,以便全部留给儿子。维多莉的母亲处在悲苦绝望之中,最后死在远亲古的太太家里;古的太太就把孤儿看成亲生女儿一样抚养长大。

共和政府军需官的寡妇除了丈夫的预赠年金和公家的抚恤金以外,不幸一无所有,随时都有丢下这个既无经验又无资财的少女的可能,任凭社会摆布。善良的太太每星期带维多莉去望弥撒,每隔半个月去忏悔一次,使她将来至少能做一个虔诚的姑娘。这办法确实不错。有了宗教的热情,这个弃女将来也可能有一条出路。她爱她的父亲,每年都回家去转述母亲临终时对父亲的宽恕;但每次她都受到父亲的冷遇,悻悻而归。她的哥哥是她惟一的一个调解人,但他四年中从没有来看她一次,也从没有帮助过她什么。她



祈祷上帝能擦亮父亲的眼睛，感动她的哥哥，她为他俩祈祷，对他们毫无怨言。古的太太和伏盖太太憎恨字典上咒骂的字眼写得太少，不够形容这种野蛮的做法。她们咒骂混账的百万富翁的时候，总听到维多莉说些柔和的话，就似受伤的野鸽即使在痛苦，听起来也是求爱的喁喁之声。

欧也纳·德·拉斯蒂涅的脸纯粹是南方型：白皮肤，黑头发，蓝眼睛。风度，举止，姿态，都显出他是大家子弟，幼年的教育只许他有高雅的习惯。尽管衣着朴素，平时尽穿隔年的旧衣服，有时也能打扮得风度翩翩地上街。平时他只穿一件旧大褂，粗背心；蹩脚的旧黑领带扎得马马虎虎，同一般大学生一样；裤子与上身相似，脚上的靴子已换过鞋底了。

在两个青年和其他房客之间，那40岁左右，鬓脚染黑的伏脱冷，恰好是个中间人物。人家看到像他那种人都会叫声好家伙！很宽的肩头，很发达的胸部，肌肉暴突，方方的手很厚实，手指中节生着一簇茶红色的浓毛。还没有到年纪就起皱的脸似乎是性格冷酷的标记；但是看他温和亲热的态度，又不像冷酷之人。他的嗓音介于男低声与男中音中间，同他那粗犷而达观的性格十分和谐，倒也不让人厌烦。他非常殷勤，总堆着笑脸。什么锁钥坏了，他立刻拆下来，及时地修理：上油，又挫又磨，安装起来，说：“这一套我是懂的。”他什么都懂：帆船，海洋，法国，外国，买卖，人物，时事，法律，旅馆，监狱。若有人过于抱怨诉苦，他马上凑上来帮忙。有好几次他借钱给伏盖太太和一些房客；受惠的人死也不敢赖他的账，因为尽管他外表随和，却有一道深沉而坚决的目光使人害怕。外人只要看他那啐口水的样子，就能感觉到他的沉着与冷静。要解决什么尴尬局面的话，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如严厉的法官一样，他的眼睛几乎能看清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心地与感情。他通常是中饭后出门，然后回来用晚饭，整个黄昏都在外边，到半夜左右回来，用伏盖太太给他的百宝钥匙打开大门。百宝钥匙这种待遇只限他